

送黃陂東游

章士釗

十一月三日。黃陂招宴流寓上海之政客數十人。席間自述此次東遊養病。及將來更爲民國陳力之事。意甚懇到。座客自吾兄太炎以下。各答詞如禮。不盡之情。如觀遠山。比來不含機心之集會如斯宴者。蓋甚罕也。越五日。黃陂將乘日本郵船。由神戶改道趨別府。就溫泉浴。河梁攜手。不見供帳。脫略貴美。無異常旅。慨然想見共和國總統之所以示範當世者。乃在此不在彼也。愚與於政變始末。又知黃陂之道也熟。於其行也。故無取載肉崇酒。追送江潯。而惟貢之以辭。俾考覽焉。

黃陂南下。人輒訾以無辦法。不知黃陂今時誠無益於國則已。果其有益。即在已無辦法。而博採他人之辦法爲辦法。並視己身之所宜。己力之所及者而入之也。人不需之。彼自掉頭去矣。故黃陂之無辦法。有所以使之無辦法者也。黃陂本身。似不任咎。黃陂今方鬱鬱。求所以出國門。舒宿疾者。愚雅不欲瑣瑣道此事。慷慨以慨。惟請追述軼事以廣其意焉。何如。

愚與黃陂共論國事。蓋始於癸丑之夏。先是愚不憚於南京政府。往就項城北京。項城相待極厚。出入公府。恣談無忌。愚窺之於微。決其後必稱帝。言私愚甚感項城之相知。言公又焉忍坐視其竊國。因借與論宋遜初死事不合。子然南歸。愚妻吳弱男亦以項城爲其大父武壯所薦拔。恥愚依之以成功名。連電促返。愚既至滬。與黃克強謀所以挫袁爲帝者。克強笑其迂怪。而以愚所持爲倒袁論。即亦不辯。則

促愚往約西林。挈龍濟光陸榮廷起事。愚之與西林爲緣。自此始也。西林既盡諾。愚乃與之同赴武昌說黃陂。愚憶在黃陂督署座中。陳說項城必自爲帝之故。約兩時許。李仲仙亦在座。黃陂不爲動。且以百口保袁世凱不帝。語甚激切。愚與西林知無可說。乃渡江去。時袁探已滿布武漢間。凡愚所言。悉達宛平。一日。黃陂陰遣人持銀幣五百圓告愚。謂不行命且殆。彼無能爲役。愚因偕西林返滬。此贛寧之役前三月事也。後三年。項城果帝。蔡松坡未入雲南以前。幾於一國盡靡。所有不平之徒。非爲利疚。卽爲威傷。革命黨人之爭先稱臣。欲得殊寵者。更無論焉。獨黃陂之於項城。名爲茂親。實乃政敵。幽居瀛臺。如待重囚。恆有無禮小臣。設詞恫喝。謂公所取徑。計惟武義親王與死已耳。二者胡擇。惟公自審。時則滿京之人。莫不朝袁。外援之有無不可知。卽有消息亦決不達。大勢之已去也如此。危機之密發也又如彼。稍不得當。血流五步。此而標明主旨。反對帝制。與吾儕遠颺東海。匿居租界。後乃伏處西山山澤之間。櫻可守之勢。爲曠日之計。相謂護國。軍旗叫號於數千里外者。其爲難易險夷。又寧可同日而語。此頃合肥段氏。處境略同。其所成就亦復相似。嘻。如兩公者。誠柳州所稱執誼而固。臨節不奪者矣。事既平。愚由肇慶謁黃陂於袁氏之居仁堂。黃陂執愚手而謂曰。予憶子癸丑所言。甚有婉色。其質直坦白類如此。厥後黎段提攜柄國。正氣驟張。論勢宜可席捲天下。大定國是。惜乎友誼不終。各執一義。都軍團起。黃陂且陷於解散國會之重咎。實則自愚觀之。如此蒙昧穢亂之代表機關。重創之初不爲過。特黃陂非有自行苛疊遠之毅力。徒受制於稱兵亂紀之武人。無可奈何而盟於城下爲可歎耳。此役之過。黃陂與合肥實分任之。夫二人合之兩美。離之兩傷。天下之人皆言之。自有此傷。國事之不可問

者垂五六年。而合肥所中於舉國之怨毒爲尤甚。嗚呼。此關於國運興衰者至鉅。豈徒私人相與之故也耶。

吾友張季鸞嘗論之。『黃陂爲人。長於恃己。而短於應物。其性重和平。愛秩序。尙廉潔。喜淡泊。故不植黨。不擁兵。不假公以營私。不設謀以動人。綜其所長。皆在私與消極方面。然而才不足以應物。智不足以明時。公與積極方面。皆其所短。是以爲個人則強。爲總統則弱。事僅涉其個人者則甚強。而處理難局之力則殊弱。是以當洪憲君朝。可以決死以抗僞命。而民六在位。不能犧牲北京以拒督軍團。成敗之間。性使之然也。』是說也。愚無以易之。又有黃陂短處。爲季鸞所不及道者。則其人有時多疑。不能知人。諛言易聽。善謀反難見信。視天下之能言政事者。與求差噉飯之客相等。故環黃陂之身。自敵黨外。屬官而已。鴉頭而已。不僅無師。而且無友。宜乎從政之無大功也。愚知黃陂善人。可受盡言。又審其仍大有所意於國事也。故假此良會。鄭重道之云。

（錄自長沙章氏叢稿）